

## 那个冬夜那滴泪

张恒利(汶上县)

十七年前的那个冬夜,父亲的最后一滴眼泪,滑落在寒冷的夜色里。

父亲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,不幸患上了半身不遂。起初,他还能勉强挪动两步,甚至一小步一小步地将笨重的身子拖到村庄后面,看看自家的农田。后来,便只能在廊檐下的沙发上呆坐,两眼浑浊无神。再后来,连沙发也不能坐了,只能终日躺在床上艰难度日。

这期间,吃苦受累的是母亲。为了不耽误我和妻子上班,也不耽误大哥外出打工,母亲独自揽下了照顾父亲的重任。她总是念叨:“只要我能伺候,就不会连累你们。”说归说,我们终究放心不下,只要时间允许,总会尽可能多地回家看看。

父亲患病后,最让我心酸的是他外出摔倒。那次,邻居大婶急匆匆跑到我家门口高喊:“恁爹摔地上起不来了,快!快!”我冲出去,见他躺在地上,身上沾满尘土和草屑。看着父亲那无奈又无助的眼神,我的眼泪直往上涌。我赶紧俯身,用双手慢慢将他从地上抱起来,搀扶着他,一点一点挪回家中。

常年卧床,最怕生褥疮。好在母亲勤快,父亲一直没怎么遭过这

份罪。天热时,母亲用大锅烧好开水,盛满一大盆放在院中单人床旁。我用毛巾蘸足热水,在他身上细细擦洗。每洗一次澡,都要花上好长时间。也正因为母亲的精心,父亲始终没生褥疮,少受了许多苦。

冬天是父亲身体最弱的时候。以防万一,我每天下了班,便直接回家陪着母亲一起照料。那时的父亲,已经不知道饥饱。我每次到家,总是先跑到他床前问饿不饿,而他每次都说“饿”。母亲轻声说:“明明刚吃过,怎么还饿呢?”即便如此,我总会再喂他几勺奶粉,心里才踏实。

父亲离开的那个夜晚,冬天正深。昏黄的灯光下,我站在床边,看见他眼角缓缓淌下一滴眼泪,顺着面颊无声滑落,仿佛是在向我们做最后的告别。我们兄弟姐妹立刻围拢过去,看着他嘴唇微微翕动,而后静静合上眼睛,安然离去。

十几年过去了,父亲那最后一滴泪,依然清晰地定格在我脑海里。那是他对守在身边的子女无言的告别,那滴泪里,藏着他一生的万千经历——有成功,更多的,是辛酸。

## 静待花开

罗艳(微山县)

“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,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。”在我任教的塘湖中学,留守儿童较多。长年累月的教学经验告诉我,这里的“花苞”们,需要多一分耐心与温柔。

冬日的课堂上,我提问时无意间瞥见了班长小磊的手。那双手布满深浅裂口的手,有些还渗着血丝,总让人看得心头发酸。家访时我曾去过他家,兄弟三人,大哥当兵,二哥读职高,日子过得紧巴巴。父母年纪大了,常年打零工、忙农活,无暇照顾他们。小磊从小独立性就强,洗衣做饭样样行,每天天不亮就骑自行车来上学。身为班长,他以身作则,成绩也一直稳居第一。那天课后,我把他叫到办公室,倒了一盆温水,让他把手洗净,又拿出自己的护手霜,仔细给他涂抹。小磊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嘴角扬起腼腆的笑:“谢谢老师,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前几天冻得比这厉害,抹上护手霜很快就能好。”

小磊的名字,起初总和“调皮捣蛋”连在一起。父母离异后,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日子捉襟见肘。课堂上他总是低着头小声嘀咕,成绩在及格线徘徊。前阵子流感严重,他有两天没来。为了不落下功课,我把他

叫到办公室辅导,告诉他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问我。看他听得认真,我忍不住夸了几句,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巧克力递给他。小瑞的眼睛一下子亮了,双手接过糖,恭恭敬敬地说:“谢谢老师。”他还保证:“老师,我下午来给您背书!”从那以后,小瑞成了办公室的常客。每次他来,我都会悄悄塞给他一瓶温热的牛奶,或是一个松软的面包。一点小小的关怀,像一粒火种,悄然点燃了他的学习热情。

再说小嘉,那个扎着高马尾的姑娘。她的性子像冬天的风一样烈,上课爱插话,作业常拖欠。看着她叛逆的样子,我心里着急:这么好的孩子,怎么能任由她荒废下去?课后,我把她叫到办公室,没有疾言厉色,只是拉着她的手,像朋友一样聊起心事。窗外小雨淅淅沥沥,我们的谈话也像一场润物无声的雨,慢慢渗入她干涸却依然柔软的心田。

在这所湖畔的乡村中学,我已坚守了二十五年。每年,都守着一群含苞待放的花。我知道,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。而我能做的,就是将爱心化作雨露,把耐心当作暖阳,静静等待——等待每一颗种子,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花期。

## 冬日随想

满在莉(微山县)

冬日的午后,一个人在公园里散步,十分惬意。平时忙于工作,无暇体会人间烟火,今日阳光不燥,微风正好,走了不一会儿,身上便暖起来。刚出门时觉得阳光刺眼,这会儿眼睛也适应了,心也静下来,可以慢慢看、细细想了。

冬至虽过,天却不算冷。三五成群的老人聚在亭边、树下,低声说着话,脸上是岁月沉淀后的平淡与安然。

不远处有对年轻父母站着聊天。那位母亲说起家里的孩子,高中毕业后既不升学也不做事,昼夜颠倒地过着日子。语气里有些无奈,也夹着隐隐的焦灼。

我不禁朝那位妈妈投去同情的目光:人还年轻,不过四十出头的样子,穿戴也时尚。不说话的时候,她便低下头,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滑动。身旁那个更小的孩子,也安安静静盯着她手里的光亮出神。我忽然有些恍惚,仿佛看见在不远处的家中,那个更

大的少年,也同样正对着屏幕,沉浸于另一个世界。

转过弯,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。几个孩子正从草坡上滑下来,笑着、滚着,衣上沾满草屑,小脸红扑扑的。他们的父母站在不远处,目光软软的,像这午后的阳光。

公园走了许多回,今天却第一次留意到,一片枯黄的缓坡上,不知何时被人踏出一条浅浅的小径。草已枯黄,小径格外清晰,歪歪斜斜地延伸着。不知有多少人,重复着相似的脚步,才走出了这样一道痕迹。鲁迅先生说过:“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路是人走出来的,那么孩子的路呢?或许最初的那几步,总需要有人并肩而行。在一个温暖的、充满回应的起点,他们才能稳稳地走向更远的旷野。

那样的春天,大约要从每一个家庭、每一对父母的脚下,一步一步,踏踏实实地走出来。

## 让生命的秋天绚丽绽放

施波(兖州区)

退休后,当我轻轻合上职业生涯的篇章,岁月的脚步便悠然放缓。我不愿生命在沉寂中虚度,于是走进老年大学——这座重拾梦想的起点站。在这里度过的十年,我拾起了曾因忙碌而搁置的爱好,让晚年生活绽放出意想不到的光彩。每一堂课都是对生活的深情告白,每一次学习都是对岁月的温柔致敬。

学习,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。在老年大学的课堂里,当指尖轻抚古筝的琴弦,当水墨在宣纸上悄然晕染,当镜头定格下光阴的故事,我们不是在消磨时光,而是在雕刻生命。十年来,我涉足多个领域:古筝、古琴、电吹管、山水画、素描、摄影、心理学……每一个专业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,让我在不同的频道间自如切换,在持续的学习中快乐前行。

艺术,是灵魂的栖息地。拨动琴弦,一曲《高山流水》仿佛让我邂逅千年前的知音;挥毫

泼墨,在山水画的意境中,心境也随之宁静致远。水墨的留白处,蕴藏着人生的滋味;摄影的光影间,我记录点滴,定格瞬间,讲述着光影中的人和事。时光,就这样有了温度。我不追求艺术的完美,更在乎真实的表达与过程中的体悟。因为笔下的山水、镜头里的世界,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。

同窗情,是晚年的珍贵馈赠。教室里,银发闪耀的同窗情是最动人的风景。琴房里的相视一笑,画室里的真诚建议,课后茶歇的畅所欲言,都让学习之路温暖而不孤单。这里不仅是学习的殿堂,更是温暖的社交圈。我们一起切磋琴艺、交流画技,分享摄影心得,彼此鼓励,相伴前行,晚年生活因而充满温情。

愿我们都能以艺术装点银发岁月,续写人生华章——让生命的秋天,比春天更丰盈,比夏天更灿烂!